

竊中竊



有一奸徒冒充公爵與上流社會交際乘間使其拐騙之術盜得一貴婦人之珠球後經偵探察破從事逮捕而奸徒巧計百出暗中角鬪以致得而復失失而復得嗣後案破被拘而此貴婦人之珠球並非己物仍係從他處盜竊而來者情節離奇變幻不可捉摸洵足爲偵探小說中別開生面之作

民國三十三年九月七日發行
民國廿三年八月七日發行

(竊中竊)全一冊

⑤ 定價銀四角

有不

著述者

中華書局

著述者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小翻

印 刷 者

中華書局

印 刷 者

中華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印 刷 所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哈同路口

發行所 各埠 中華書局

竊中竊

第一章

一輪赤日越滄海而西垂時則天際汪洋一白無際仰視穹蒼藍蔚巨鵬展白翅而翱翔俯觀洶湧波濤隻艘掛孤帆而盪盪孤舟之內有二人焉二人者形容畢肖毫髮不差其一危立梢頭乘風破浪其一橫陳艙內身入黑甜矣無何日落天昏海面如張黑幕則有明星三五破晚霧而出溽暑晚涼頗適人意梢公仰見南天諸星不覺手倦釋舵於是舟行失主澎湃盪搖艙中人驚覺黃粱申申而嘗梢公乃復持舵柄曰嗚呼。姦思登吾實因仰視南天十字星而忘之也今見此星吾輩有望矣姦思登冷笑曰忘之耶吾未嘗見比來之忘之也比來曰脫吾輩得抵彼岸吾當終不忘此星也姦思登曰言得無鄙乎今且不與汝置辨速與我餅乾食已復曰以水來比來曰水竭矣姦思登曰賊汝竭之耶比來曰汝今晨飲時不已竭耶姦思登曰胡言必波竭之者比來曰冤哉冤哉吾輩誼關手足且自啓行以來有飲有食必汝取其

二。我取其一。我又何嘗有怨言。旃斯登不語。旣而漸漸起立。作恨恨聲曰。當我掌舵矣。於是至梢頭代比來。比來乃入艙仰臥。而十字星照耀當空。竟不能交睫一瞬也。夜半。明月東昇。海水化成銀液。每一動。篙則銀珠萬顆。隨波逐流。然二人者。一則仰視天星。一則謹持舵柄。雖有佳景。亦無暇瞻顧也。無何。月淡星稀。晨風拂面。南天星隱。曙色朦朧矣。比來乃復起與旃思登易蓋。二人者輪流掌舵。比來所值多在日間。旃思登則喜值晚。取其涼也。日旣出。比來恐蹈昨夜之故事。乃繫舵於釘。舉目遠眺。可數分鐘之久。遙見一黑影現於水天交際之處。自十字星之方向測之。知其爲南方陸地。乃坐而嘆息。少選以足蹴旃思登醒之。告以故。比來起視不語。復臥以布囊枕首。又入黑甜鄉矣。及暮。舟抵一沙灘。灘中小山羅列。巒峩如羣冢然。旃思登先履岸。比來隨之。跪而默謝。時南天十字星復現。比來注視不已。旃思登則據石而坐。觀比來祈禱之殷勤。乃吃吃諷笑。比來起。旃思登亦起。謂之曰。比來得毋過嗜祈禱乎。比來曰。否。吾未嘗過也。試思吾輩經過多少惡魔。若非天佑。焉得不死。卽今日之能

渡重洋而登此岸。更不能不禱謝上帝矣。至於南天十字星。則吾輩啓行時。彼來歡送。嗣後日間雖或颶風狂雨。至夜間則未嘗不現也。今復先我輩而至。歡迎我輩。我輩能不感其盛德耶。姆思登曰。咄咄。是皆無謂之語。且聆我言。今我輩雖足登陸地。然距有居民之處尚遠。以我揣之。則至南部殖民地。至少亦須一禮拜。今餅乾尙有幾許耶。比來曰。僅六枚耳。姆思登曰。然則以六日均算。則每人日得半枚。我必不足以足。比來曰。汝可再取我應得之半。姆思登曰。仍不足。比來急曰。是言何謂。曰。無他。吾謂六枚餅乾。僅能支一人之糧。必不能使二人分食耳。比來曰。然。頓止目注姆思登。狀頗駭。姆思登曰。比來聽之。彼時吾苟能獨行。則獨行矣。以吾勢不能獨航。故偕汝來。非爲吾與汝之感情。較他人深也。不過以汝蠢愚可愛。能犧牲一己以利我耳。吾今不復有用汝處矣。與汝訣。汝能不食而往。則趣行。否則汝自爲計。比來聞言驚怖萬狀。固知姆思登乃自私自利之人。然不謂其狠心一至於此也。遂曰。姆思登聽之。吾尙有他言。姆思登曰。吾不欲聞。光陰可惜。速以餅乾與我比來曰。曷聽我申。

其理由乎。姆思登曰。否。吾需餅乾足矣。比來是時亦知自保。知非此三餅乾必餓且死。然終天良不泯。欲僅取其三足矣。遂伸手入帆布囊。攫取其三。以其餘與姆思登。姆思登見僅三枚。乃曰。尙有三枚。比來曰。吾物也。姆思登曰。否。吾并欲之。比來曰。視汝力何如。於是二人遂鬪。時則明星在天。夜闌更靜。平沙無垠。海波不揚。惟此二人奔逐爭鬪。二人固勁敵。許久不決勝負。旣而姆思登舉靴踢比來踵。比來仆首觸沙礁而暈。姆思登急取餅乾登舟。啓底板。則餅乾及水均尙有。遂坐而大嚼。食已復登岸。意比來已死。往視之。則見其仰臥沙上。首側血漬殷紅。面色與月光同。其灰白。尙未暝。乃撫其體曰。嗚呼。比來汝得南天十字星。吾得餅乾。願汝前途平安。吾去矣。言已。大笑。踏沙而去。絕不回顧。比來則臥血漬中。呻吟呼籲。無聞之者。惟有海潮澎湃與猿啼鬼嘯之聲。互相呼應而已。

第二章

余（蘇格蘭偵探部部長雷凱泰君自謂）與德萊克伯爵自克立斯托屋步歸意大

利館途中戲謂德萊克曰。前者問君之事。能否語我。德萊克曰。何事。余固忘却。今試以記憶之事告汝。四月中天氣甚悶。此其一也。其二則余之口渴思飲。一如撒哈拉沙漠之望霖雨。余曰。此處離該立沙夏茄菲店不過一舉步之勞耳。盍往取飲乎。未幾抵此店。余等坐於一涼爽處。余復問曰。余所欲知者。卽君與特利賽夫婦交遊之故耳。德萊克曰。汝意水菓大王特利賽君乎。余曰。然。德萊克又曰。水菓皇后特利賽夫人乎。曰。然。德萊克笑曰。是不難知。余曰。試言其故。德萊克故作莊容曰。人皆以瘋名錫。余君亦時呼余爲瘋人。余今年逾花甲矣。亦不值與君等辯。或謂余今雖老。較年幼時尤瘋。噫誤矣。余何曾瘋耶。不過好爲人所不爲。所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本心耳。余之與特利賽夫婦莫逆。如蠅之戀蜜。不可須臾離者。其故甚明。君寧不知耶。余曰。君未語我。何由而知。德萊克大笑曰。君偵探部部長也。豈有不能猜度之理。余亦笑曰。君謂凡爲偵探者。皆有仙術乎。君誤矣。速語我。毋使人久悶也。德萊克曰。我之與特利賽夫婦交好者。因喜聽特利賽夫婦呼我伯爵也。試思伯爵之稱。久爲。

我。所。厭。棄。然。而。特。利。賽。夫。婦。既。以。伯。爵。呼。我。伯。爵。二。字。尙。有。價。值。也。余。聞。言。不。覺。失。
望。余。之。亟。亟。問。其。故。者。冀。其。有。奧。妙。存。焉。詎。聆。其。言。不。過。爾。爾。德。萊。克。又。曰。君。知。克。
拉。登。勃。所。以。賜。爵。與。我。之。故。乎。余。曰。是。又。烏。得。而。知。德。萊。克。曰。天。乎。克。拉。登。勃。命。人。
邀。余。之。事。頗。能。記。憶。以。余。臆。度。之。彼。來。使。者。殆。一。偵。探。之。流。將。余。邀。至。道。音。街。克。拉。
登。勃。親。身。來。迓。極。爲。謙。遙。卒。語。余。曰。我。等。擬。封。汝。伯。爵。之。職。余。曰。伯。爵。乎。盡。於。此。耶。
彼。曰。汝。意。足。乎。否。則。吾。等。封。汝。爲。公。爵。亦。易。事。耳。余。曰。謝。君。厚。貺。我。名。德。萊。克。德。萊。
克。之。名。具。翅。而。飛。盡。人。皆。知。余。頗。知。足。何。求。乎。伯。爵。亦。更。無。須。乎。公。爵。也。第。君。等。忽。
以。伯。爵。頭。銜。加。諸。我。是。何。命。意。彼。曰。所。以。封。汝。之。故。亦。不。復。記。憶。余。曰。是。誠。可。怪。余。
無。片。勞。：彼。卽。曰。是。卽。封。汝。之。故。也。余。曰。無。功。受。祿。事。愈。可。怪。且。爲。怪。中。之。怪。矣。君。
等。殆。以。顯。爵。餂。我。金。錢。耶。彼。曰。汝。眞。穎。悟。人。哉。將。來。何。患。不。成。一。太。政。治。家。余。曰。伯。
爵。之。職。已。足。爲。我。消。耗。金。錢。之。資。料。品。請。勿。再。以。他。職。賜。我。則。受。惠。多。矣。彼。曰。封。爵。
事。已。說。定。我。今。語。汝。一。正。事。有。一。貴。介。將。於。下。月。邀。遊。貴。處。余。曰。噫。：彼。續。言。曰。貴。

介之意。欲在貴處設一陳列所。或動物園。貴介性喜煙酒。尤好賓客。來時必與數客偕。汝須一一招待。到時當通知汝也。余曰。如此豈非使我大破鈔耶。彼不答。但曰。我今忙甚。請從此別。揮余出門。……噫。雷凱泰君乎。……此何時耶。非四旬半鐘耶。言此手。指時表示。余正欲窮其究竟。德萊克復曰。余今晚請客。菜尚未定。君曷偕余一往。乎。言畢。起身付茶資訖。挽余疾行。過百利佛街至愛克雷大酒店。德萊克卽與酒館經理人高談酒菜事。何者爲佳餚。何者爲粗品。二人爭辯正濃。余則一無所事。小立窗前。閒觀行人爲樂。見路中往來蹀蹀。婦女尤佔其多數。胸佩珠飾。寶光耀日。香氣襲人。聞之心醉。蓋巴黎之百利佛與柏林之林登維也納之公園。皆著名之熱鬧場也。美醜貧富無不咸備。喜怒哀樂不可名狀。區區數分鐘之默察。即可得世界人類之各種狀態。至巴黎街之行人。則喜者少。而怨者多。有往銀行持票取息。面現貪得之狀者。放債者。也有持物往來。欲求速售。而不得。現憂急狀者。販物者。也有傳粉施朱。娉婷緩步。見他人佩飾。現妬羨狀者。則小家碧玉也。諸如此類。不可枚舉。總之皆。

現不足之貌而無一怡然自樂者。嗟乎是亦可證祿利之縛人矣。

余正縱觀時有一行人適經窗前其人之體態直射入眼簾頗似在何處見過者軀幹高大如意大利人鼻尖如鷹兩睛現淡藍色眉長連於眼稍領下短鬚分理清晰色如黃金一似伶人演劇時所用之假鬚頭戴高帽微露其金黃之短髮其人之最足惹余注意者一爲其身軀之高大異於常人其二則且行且笑笑時無聲現一種特異之狀余之目光追隨其人至於目力不能及而止然滿腹枯搜竟不能記憶乃返身尋德萊克見二人仍在談論菜事聞經理曰用何鮮菓德萊克曰楊梅有否經理曰是易辦也德萊克曰甚善經理曰請以酒菜價目示知俾得有所遵循德萊克曰價目！余曾憶在何處聞過者此二字果有何意耶余不樂聞經理笑曰請君恕余唐突余不應以此瑣屑猥辱尊聽然則今晚主客共幾位耶德萊克曰余幾忘却雷凱泰君何在此候久矣德萊克曰請來助我我等今晚共有若干客耶余曰將客名一一背誦卽知其數君其一！德萊克攬言曰先記女賓於是屈指自記

曰。君妻篤理女士一也。特利賽夫人二也。余妹三也。余女愛徘徊四也。卡德立女士五也。司賚特女士六也。侯爵夫人七也。若男賓則君一也。特利賽君二也。愛勃納君三也。勒戒四也。司賓特君五也。余則六也。男賓六位。女賓若干耶。余又忘之矣。余曰女賓七位。德萊克呼曰。衣冠濟濟樂哉。今晚之筵也。既而攢眉曰。七與六其數爲十三矣。(西人習俗以十三數爲不吉)不幸哉。不幸哉。蓋德萊克雖喜陶情諺諧。百出一舉。一動令人解頤。然頗迷信忌諱。余曰。然則人數不能改動耶。德萊克不答。謂經理曰。汝第書十四客可也。經理唯唯。又曰。准八時三十分到此。汝須先期預備。經理領之。繼而又曰。香檳酒不可預貯冰箱中。若然者。余將不付值。雷凱泰君卽爲此事證人。言訖。挽余手曰。余等再約一友。滿此十四之數。於是相將出門。余問曰。君從何處約友耶。時間侷促。德萊克曰。汝不知耶。余交遊最廣。幾於無人不識。倘有不速之客。亦何求不得。語甫竟。忽掉余臂。向前狂奔。捷如流矢。觀此卽知人以瘋人目之。不爲無因。其動作酷肖其性情。蓋德爲一喜動之輩。宅心直爽。無欺詐。喜詼諧。有東方曼

儕之風。以故人皆樂與之交。彼既狂奔。余亦緊步追隨。見德萊克在前。與一軀轎長大者立語。噫此何人哉。卽余在酒館窗中所覩之奇異人也。余行稍近。聞其人問德萊克曰。吾等擬明日赴英。君行止若何耶。德萊克曰。余一二日亦須返倫敦。以預加冕吉禮。且欲摒擋一切。德萊克言時。兩目四顧。忽見余已至。乃曰。雷凱泰君。余願介紹。此卽撒拉路納公爵也。又向其人指余而言曰。是爲尼古拉雷凱泰參將。余與其人行禮畢。公爵操其半強之英語曰。君其爲蘇格蘭夏偵探長雷凱泰參將耶。德萊克在旁插言曰。君言是也。公爵乃極意致敬。頗露其諂狀。但諛詞之間。略帶嘲笑之態。余但俯首謙讓而已。德萊克曰。公爵今晚將作何事。公爵曰。天乎。凡人何故欲作事。君等英人勤勞性成。終日碌碌。無片刻暇。其實人生在世。休息作樂。亦爲不可少之事。若君等之僕僕。余以爲毫無生趣。繼而忽曰。余過矣。君等得毋責余失言耶。余性最懶。故不覺勸人懶惰耳。德萊克曰。君殆精於哲學耳。公爵曰。否。余何敢當。不過哲學之理。余習之有素耳。德萊克曰。他事姑弗論。君今晚若何消遣。公爵曰。吃少

許飯飲數杯酒。然後黃梁一夢耳。德萊克曰。然則君今晚赴余之約可乎。余筵設於愛克雷酒館。在坐者大半與君相稔。卽如去歲在孟加羅館相見之司賓特女士。一公爵曰。余甚願奉陪。德萊克曰。倉卒奉邀。尙乞見諒。公爵曰。何太謙也。令愛愛徘徊公子亦在座乎。德萊克聞言似現疑惑狀。淡然應曰。然。公爵曰。然則爲時不亦太促耶。余將爲女公子整備玫瑰花。聞女公子酷愛此花也。德萊克曰。勞動不當。公爵曰。此分內事。何言勞動。今晚定於何時。德曰。准八時半。公爵曰。余屆時必到。君仍寓舊處乎。德曰。然。仍寓伯立司旅館。於是公爵作別自去。德萊克謂余曰。何如今已足十四數矣。余曰。即使不遇此友。十四數亦易齊集。德萊克曰。此何語耶。余曰。君適飛馳人叢中。若撞倒行人。亦當邀飲以陪罪耳。德萊克咋舌曰。大幸大幸。余曰。與君戲言耳。何足怪。德萊克曰。否。余去年四月中曾撞倒一人。傷其脅骨。非止邀飲以陪罪。且費去無數養傷費。方始無事。至今思之。猶覺寒心也。余曰。往事休提。適遇之公爵。究係何人。德萊克曰。公爵爲西班牙顯爵。余曰。彼之面貌何一似獰鬼。德萊克作色曰。

君何必以貌取人哉。

未幾紅日西墜。電燈齊明。余與德萊克已至愛克雷酒館。賓主齊集。頗極一時之盛。席上特利賽夫人衣紅綬。衣胸綴大珠球。一寶光耀目。愛徘徊女公子則秋波婉轉。深謝公爵贈花之盛意。余妻篤利而帶笑容。興致甚豪。德萊克之妹密青夫人則莊容不語。卞德立女士淡漠殊甚。司賓特女士嚴重。自持俟爵夫人耳。既重聽且不喜言。語因之嘿然。男賓中若公爵則目不轉睛。注視愛徘徊戒則既視愛徘徊又視公爵。作妬忌態。特利賽君注意酒菜。不預旁事。司賓特君似有重憂。愛勃納君噤若寒蟬。然德萊克襟懷瀟洒。雄談偉辯。四座生風。無論何等之人。一經接談。其嚴霜之氣如經和風蕩漾。立即融消。故是會也。雖各賓狀態懸殊。然無不盡歡而散。惟是晚有一事深印余腦而不忘者。當余等酒闌人散。天適陰雨。余等皆在愛克雷酒館簷下候車。忽有一人。以一物擲入公爵懷中。疾馳而逝。其人之面貌衣飾。余雖不能一一辨別。然一見其人之爛鼻。余頓醒悟。凡屬蘇格蘭偵探部。無不識此爛鼻者。其人在英犯

案甚夥。人皆以搶匪別雷呼之。是晚倉卒之間。雖不及辨其面。貌然知爲別雷無疑。余所大惑不解者。公爵何以與別雷交往耶。

第三章

赴宴之次晨。余一人散步街市。見一珠肆珍飾甚夥。余乃爲余妻購置數事。回至旅舍。則有人遲余於會客廳。詢之。知爲史冰鐵君也。此君爲法國高肯人。係法京巴黎警察署之重要人物。其職與余等爲人既任勞怨。又有謀畧。所破奇案甚多。然頗以聰明自命。余已久耳其名。史冰鐵見余。其恭敬之誠。不可名狀。頭戴高綬帽。頸短而硬領甚高。領邊幾觸帽簷。足上皮靴。咿啞作響。行禮時。俯首至膝。如德萊克所謂大點頭者。余見其謙態。不覺慚愧交并。急與握手爲禮。曰。史冰鐵先生。蒙君下顧。何幸如之。史冰鐵曰。雷凱泰參戎。余恨相見晚。今日始得識荆。！余急曰。君何太謙哉。蓋余因余妻早膳已備。婦人習性。最不喜久待。雖至親如夫。亦不願稍待而違其餐時。故不俟其畢辭。遽參止之。史冰鐵復言曰。雷凱泰夫人。諒安好也。余曰。余妻頗安。敬

謝君問。君近日興致若何。史冰鐵嘆曰。唉！歎時頗現驚怖狀。舉右手以示余曰。君試觀此。此非可懼者耶。余體忽胖。天乎用腦過甚。反現此象。豈非異事。殆用腦太甚。不用體力。致體發胖乎。余彼時祇念早膳。事故淡然應之曰。能者多勞。君之謂矣。史冰鐵曰。警務煩瑣。自總統國務大臣以次數來擾。余終日無片刻暇。余至此不復能耐。乃曰。君既光降。可否與余妻同膳乎。史冰鐵曰。同膳爲應酬必需之禮節。余曰。然則君允矣。史冰鐵曰。承君見愛。何敢固却。於是同至膳室。與余妻相見。略作寒暄。膳畢。余妻外出。余與史冰鐵君散坐吸煙。史冰鐵曰。雷君乎。余此來乞君助我也。余聞言頗驚訝。蓋史冰鐵之爲人。自負殊甚。凡事祇肯助人。而不求人助。因答曰。君何出此言。彼曰。有一疑案。非借助他山。萬難收效。余曰。願聞顛末。史冰鐵曰。敝國陸軍大臣賈美雪。干萬君之公子。日前忽失蹤跡。其人長身玉立。美麗罕儔。今試以其面貌語君。君其助我。言至此。微低其音。曰。賈美雪女公子。軀體之高度。一如但南。首部如阿波達。雙目如費脫。髮多如一。余大笑曰。君其詩詞專家耶。何引證如許。美人。

似。作艷體詩者。然史冰鐵曰。幼時嘗學塗鴉。今則生澁矣。君母以爲笑談。請畢其辭。何如。余領首。彼曰。自賈美雪女公子失去後。廣遣偵探。四出偵訪。迄無朕兆。余則親身密探。行遍巴黎。迄不能得絲毫踪跡。余曰。失去時之情形若何。史冰鐵曰。事甚簡明。女公子學識甚精。曾爲前大文豪家鄧提作一小傳。膾炙人口。近又專心致志。在畢勃利皇家館中研究學術。父母見彼專心攻學。珍愛異常。不以尋常閨女視之。亦不加約束。於是女公子出入自由。每日必至歷稽流圖書館翻閱書籍。然行必乘車。其往圖書館也。必在晨間十時。至午後三時始回。且恆不在家午餐。一如書中自有膏梁足以果腹者。然有時亦在圖書館中用膳。余曰。出外時常一人耶。抑別有伴侶耶。史冰鐵曰。出入一人。不喜與伴侶偕。敝國青年子弟。最喜鍾情輕蕩艷麗之少女。若賈美雪女公子之莊嚴。令人不敢侵犯。且女公子專心研究學術。諒不致因情戀而逸也。若女公子之鼻。倘爲希臘人。則甚合式。因希臘人言語以鼻音爲主。余聞其煩瑣之言。不覺失笑。史冰鐵又曰。余親愛之友乎。君尙未見女公子之鼻也。余聞至。